



七微
著

/ NAN FENG
NAN

南风 喃

南风系列第 / 季
再续傅式柔情

我心似海洋。
而你，你是风，是浪，
是潮汐，是海上明月升。

海洋考古
沉船悬案
海洋环保
海洋无声，信念有声。

C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/ NAN FENG
NAN

南风 喃

七微
—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风喃 / 七微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7.5

ISBN 978-7-5404-8102-5

I. ①南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2852号

南风喃

作 者: 七 微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监 制: 邓 理

策划编辑: 彭朝霞

营销编辑: 王冠军

封面设计: 杨 平

封面绘画: 蘑菇君

版式设计: 杨 露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9mm×233mm 1/16

字 数: 320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7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102-5

定 价: 32.00元

谨以此书献给 ——

我们心中的海洋，

向为海洋环保奔走呼吁
竭尽全力的战士们致敬！

目 录

CONTENTS

N A N F E N G

N A N

第一章	零英尺 /001
第二章	六十英尺 /023
第三章	一百英尺 /047
第四章	三百英尺 /067
第五章	五百二十英尺 /087
第六章	九百英尺 /107
第七章	一千英尺 /123
第八章	两千英尺 /142
第九章	两千五百英尺 /159
第十章	三千英尺 /176

第十一章	三千五百英尺 /192
第十二章	五千英尺 /208
第十三章	七千英尺 /228
第十四章	九千英尺 /242
后 记	心有一片海 /260

第一章

零英尺

林深时见鹿，海蓝时见鲸，
梦醒时见你。

2015年，夏，红海。

天空漆黑一片，这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时分，天地寂静，唯有海浪涌动声，一波卷着一波。

一艘船正停在茫茫大海中央，探照灯大刺刺地照着前方的水域，那片光亮中，有人正奋力地往船这边游过来。

在深夜的深海里游泳是件吃力又危险的事，一不小心，就会被浪花卷跑，更何况他手里还托着个人。

五分钟后。

傅清时将海里捞上来的人放到甲板上，全身力气已消耗殆尽，酸软感蔓延四肢，又累又冷，他顺势躺到地上，闭着眼微微喘气。

比利将一条浴巾扔到他身上，一边伸手探地上的人的呼吸，一边啧啧道：“傅，你不至于吧？顶多三百米哎！”

傅清时没理他。

“恭喜你，救了个活的。”

傅清时知道，之前就探过她的呼吸与脉搏，虽然微弱，但还活着，所以他拼

命抢时间游回来。

“你救的人，自己负责到底。反正船停下来了，天亮再走吧，我去睡会。”比利起身就走了，竟真的置身事外。

傅清时低声咒骂了句，赶紧起身为地上的人进行急救。他反复按压她的胸口，却只挤出了一点点海水，又给她渡气，针对溺水者的简单急救术全使上了，地上的人却仍旧昏迷不醒。他摸了摸她的额头与手臂，体温低得吓人。

他用浴巾裹住她，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儿，不知在水里泡了多久，长发里缠着些细碎漂浮物，面目浮肿，脸色灰白，脸颊上有几道划痕，不深，但看着挺可怖的。

他将她抱进甲板下面的休息舱。这是一艘年代久远的单桅纵帆船，休息舱颇狭窄，简陋的空间里除了一张单人床，还有一张桌子与一把椅子，桌椅与床之间的空间，刚刚够人转个身。

他看了眼床上的人，苦笑，难怪比利那家伙要溜之大吉，给一个陌生女孩换衣服，确实是……很不便。

最后他是闭着眼帮她换上T恤的，尴尬加上看不见，特别地手忙脚乱，解内衣搭扣的时候，摸索了好几次才成功。尽管他已经很小心翼翼了，手指仍无可避免地碰到了她的肌肤。

终于好了，他睁开眼，呼出一口气，换套衣服而已，他觉得比徒手潜至海底两百英尺还要累。

他去烧了一壶热水，分别灌进三个空酒瓶里，用衣服包裹起来塞进被子里。此时此刻，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升温方法。

然而半小时过去了，她的体温仍没有明显回升。船上有医药箱，他为她测量了体温与血压，体温只有32℃，血压也极低，如此下去，情况凶险。

他去敲比利的舱门，比利之前喝了些酒，刚睡着就被他吵醒，瞪着他的灰蓝色眼睛里快喷出火苗：“是船要沉了吗？！”

他言简意赅：“起来，开船，返回亚历山大港。”

“你在跟我开玩笑？”

他们清晨才告别亚历山大港。

“那女孩情况不妙，需要马上送去医院。”

比利用被子蒙住头：“你自己开去，又不是不会！”

“照顾那个女孩，还是开船，二选一。”

显而易见，比利选择了后者。很快，船掉头，往亚历山大港方向驶去。

傅清时将比利的被子抱过去盖到女孩的身上，将人严严实实地捂紧了，只留了个脑袋在外面。

能做的他都已经做了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就看她的运气如何了。

他俯身，收拾地上从她身上换下来的湿漉漉的衣服，捡起上衣的时候，有东西从领口中掉了出来。

那是一个防水袋，里面装着一条项链与一支笔。大概是他帮她换衣服时，慌乱中没有注意，将她挂在脖子上的绳子一并拽了下来。

他将透明袋放到她的枕边，目光忽然一顿，之前他没太仔细看，此刻灯光照得清晰，他才看清防水袋里并不是普通的钢笔，而是一支录音笔，深蓝色，上面有个月牙形的按钮。

他握着录音笔，久久，视线再投向床上的人时，眸中是掩饰不住的惊讶。

比利见傅清时走进驾驶舱，立即指着船舵诱惑他接手：“来来来，快来享受一下午夜御风而行的快感。”

傅清时看了眼目前的行进速度，时速10节。他观察过了，此刻海面平静，风正从斜后方45度的方向吹过来，是帆船最佳航行时机。

“加速，调到12节。”

“老兄，你当我这破船是荷兰人新开发的那款天价帆船呢？”

这船虽旧，但被比利亲手改造过，并不比时下那些新兴开发的高性能帆船差。

“我来开，你去照顾病人？”

“喂！你能不能找个新鲜点的理由？”

他连自己都懒得照顾，让他去照顾病人，还是个毫无关系的陌生女病人？

比利慢慢提速。

傅清时勾了勾唇，转身又去烧热水，泡了一杯糖水，又取了脸盆与毛巾，重返休息舱。

他把热乎乎的毛巾敷在她的额头、脸颊、外露的手臂与腿上，反复擦拭。迟疑了一下，他掀开她的衣服，将热毛巾敷在她的腰腹上，再到心脏下方。

很快，一盆水就变凉了。

他坐到床头，将她靠在自己的胸口，然后一小勺一小勺地将温糖水灌进她的嘴里。

如此耐心细致地照顾一个人，他还是生平头一次。

直至用完十壶热水，她的体温才终于慢慢有所回升。

他舒了口气。

放下毛巾，他走上甲板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缓缓照到海平面上，金色的光芒弥漫开来，将这片蔚蓝海域照得熠熠生辉。

昨日还间歇有雨，今天却是个好天气。

他微微眯眼，望着波光潋潋的海面，心中忽然闪过一句话：命运有时候真奇妙，如这海洋般变幻莫测。

霓喃是被一串声音唤醒的。

起先是一阵低低的轰鸣声，由远及近，然后，有风声，时而呼啸，时而呜咽。片刻，风声渐歇，此起彼伏的哨声响起，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动物在嬉戏，那欢呼声里，还有一种节奏感极强的“嗒嗒”声，如同人的心脏在飞速跳动着。

不是乐声，也不是人声，这是……她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声音。

她“唰”地睁开眼，刚翻身坐起，就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昏眩感，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，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。

那声音还在继续。

她闭上眼，等那阵昏眩感过去。

再睁开，她循声望去，终于能看清眼前景象，一个身影侧对着她而坐，垂着头，灯光有点暗，瞧不清他的面容，或者说，她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微微抬起的手上，她的录音笔正被他握在手中。

她几乎是飞扑过去的，然而虚弱的身体令她脚步虚浮，整个人扑倒在地。

傅清时闻声转头，不明白好端端睡在病床上的人怎么忽然到了地上，赶紧将人抱回床上。

他手中录音笔里的声音还在继续响着。

他刚直起身，便见床上的人忽然坐了起来，朝他伸手抓过来，动作很快，带着一股子狠劲儿。

刚才她摔倒时是脸着地的，傅清时没察觉到人已经醒过来了，忽然来这么个动作，他着实被吓到了，下意识地抬手避开，身体微微后倾。

霓喃一击不成功，立即双手并用，去拽他的手臂，一只手试图拖住他，一只手去抢录音笔。

“啊！”

傅清时痛呼一声，低头看向自己的左手臂，那里赫然被霓喃抓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，血丝隐约可见。

他眸中浮起怒意，扣住霓喃的手，用力将她掰开。

他退后几步，关掉录音笔，瞧着床上的人。她分明还很虚弱的样子，眼神带着刚苏醒的恍惚感，行动却无比有力。

“有力气挠人，看来是闯过鬼门关了。”

“还给我……”霓喃指着录音笔，开口才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嗓子又干又疼。

他瞟了眼录音笔。她也真是够神奇的，一般人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醒过来，第一反应都是想知道自己在哪儿，发生了什么。

他将录音笔还给她，她仔细看了看，随即紧紧抱在怀里，闭上眼，一副珍宝失而复得的庆幸模样。

片刻后，她睁开眼，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，又转开望了望周身，视线再回到他身上时，她眼中的恍惚感已慢慢褪去。

“是你救了我，对吗？”

他微点了下头，看来她在短暂时间里已分析清前因后果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他抬了抬被抓伤的手臂，嗤笑一声：“你这表达谢意的方式还真独特。”

她微微低头：“对不起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但就算是救命恩人，你也不该私自碰别人的东西。”

别人的东西吗……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抱歉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两件事情，我们扯平。”她指了指他手臂上的伤痕。

倒是很会算账，看来她身体是真没什么大碍了，之前医生还担心她醒后会有什么不良反应，因此让他密切留意她的状态。

他起身，敲响床头的呼叫铃，将医生请了过来。

一番检查后的结果是她的生命体征已趋于正常，医生以流利的英语询问：

“小姐，你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落海的吗？”

“1号傍晚。”

傅清时微微吃惊，如他所猜测的一样，1号那天红海起了一场大风暴，好几艘渔船都遭了殃。她从落海到被他救起，整整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，昏迷中的她仅抱了一块小救生浮板，竟然没被洋流卷走，也没有呛进太多海水。

她是怎么做到的？

医生也是不解，将傅清时叫出病房，对他讲：“我们这里是港口城市，常有渔船出事故。我诊治过很多因落海而引发低温症的病人，但这位小姐的状况真是太神奇了。她在海里陷入昏迷，却没有溺毙，最严重的损伤也只是肺部轻微水肿。”

医生停顿了片刻，无法以医学来解答，只得这样总结：“她拥有无比强悍的求生意志力与强大的自我保护功能。”

“她被海神眷顾。”离开之前，医生又笑着补充了句。

傅清时在病房外站了一会儿，才推门进去。

霓喃双手抱膝，坐在床上发呆。

“现在是几号？”她忽然开口。

“8月4号，你在医院已经住了两天。”

“都过去三天了啊……”她喃喃道，问他，“可以借用下你的手机吗？”

傅清时将手机递给她，她熟练地拨出一个号码，电话那端传来“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”的提示音，再拨，依旧如故。她像是没听到那个声音般，直至拨到第三遍，才放下手机，脸上浮起浓浓的担忧。

过了会，她又开始拨号，这次听筒中传来的是“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”。她倒是没有再拨第二遍，低垂在被子上的双手交握，左手紧紧抓着手机，右手长长

的指甲在左手背上挠啊挠，一下又一下……力气用得应该不轻，片刻后，手背上就被挠出了痕迹，她却浑然不觉。

她在焦虑、忐忑、不安。

“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”傅清时伸手按在她肩上，若再不出声，估计她会将自己的手背抠出个血坑来。

霓喃缓慢抬头，四目相交，她一怔，正凝视着自己的那双眼睛，深邃如海洋，看似平静，却又暗藏着深不可测的旋涡。当它们如此近距离地专注地望着你时，像是要把你吸进去。

见她发愣，他将手从她肩上移开，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。

——你信吗，有些声音真的具有神奇的安抚作用，就像立竿见影的镇静剂。

宁潮声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，那是潮声有关儿时记忆中的声音，来自他的母亲。

此刻，霓喃好像有点相信了。心神不宁的她，在他关切的温柔的声音里，似乎得到了一点点镇定的力量。她想，也许是因为在劫后余生的茫然与担忧中，还有一个人在自己身边，哪怕他是个陌生人。

这是一个涵养很好的人，她抓伤了他，他却并无芥蒂。

霓喃投去感激的一眼，将手机还给他：“谢谢。我叫霓喃，你呢？”

“傅……Foley。”傅清时见她并不想多讲，便说，“很晚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，明天再说。”

他随即离开了病房。

“你说什么？她出院了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3007号房的那位病人，上午输完液后就办理了出院手续。”护士小姐用并不太流利的英语说道。

傅清时快步走向病房，房间空荡荡的，病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病号服也叠得整整齐齐，原本放在椅子上的她的衣服不见了。

他皱了皱眉，她身无分文，没有证件，也没有手机，她能去哪儿？不过……他忽然想起了她防水袋中的那条项链。

先前的那位护士走进病房，将一张纸条递给他：“先生，这是那位小姐留给你

的。”

她的字迹颇潦草，有一种狂野洒脱感，纸条上只有寥寥几句话：Foley，救命之恩，记挂在心。有急事，先离开了。我已记下你的手机号，会再同你联系。
P.S.医药费结算后剩余的钱我先借用。

傅清时捏着那张纸条，脸上表情相当复杂。

因为她没有证件，之前办理住院手续时，他交了一大笔押金，剩余的钱，估计够她在亚历山大港生活大半个月。

他走出医院，下午三点多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亚历山大港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，号称埃及的夏都，但八月份正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候，非常炎热。他正想给比利打电话，商议下午起航离开，手机便响了起来。

比利的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傅，我想你得马上去一趟码头了，我们的船碰上了一点小麻烦。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亚历山大图书馆。我找到了一本古航海笔记，这里的书只借阅不出售。所以，除非地球马上毁灭，否则谁都别想叫走我，拜！”说完，他果断挂掉了电话。

两年前，比利得知有位考古学家手中有一本十五世纪的古航海图册，他想出高价买下被拒后，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磨了整整两个月，使得那位考古学家差点儿报警。

想起这件事，他打消了将比利从图书馆叫出来的念头，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西港码头。

亚历山大港与地中海相接，是埃及最重要的港口，也是欧洲与亚非海路间的重要中转站，每天有无数船舶在这里进进出出。不管何时来，码头上总是热火朝天闹哄哄一片，吆喝声、马达声、争执声，各种肤色的人穿梭其间，各种语言混杂。

傅清时跟在船管员身后，朝帆船停泊点走去。一路上他已弄清状况，一艘刚入港的双体船不小心碰到了帆船，船管员给他看了事故照片，问题并不大，只是左侧有一些轻微刮痕。

双体船的主人很有担当，态度也好，傅清时怕麻烦，所以只花了半小时，双方友好地解决了问题。

事情圆满解决，数船管员最开心，往回走时便忍不住同这个友善的年轻人聊了起来。

“晚上就起航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目的地是哪儿？”

久久等不到回答，船管员才发现傅清时落在了自己身后，他站在那里不动，望着堤岸下方的码头。

船管员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抱歉，我现在有点事。”说完，他便疾步往码头走去。

霓喃站在一艘快艇上，正与船长在谈价。快艇旁停着艘刚泊岸的货轮，船员正在卸货，很多人上上下下的，特别吵。

“一万英镑？一天？”她以为自己听错，分别用英语与阿拉伯语询问了一次。

“对，一天一万！”船长肯定地点头，同时暗暗打量眼前的女子，她戴着一顶棒球帽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白色口罩遮挡住了大半张面孔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这种天气里，她不热吗？

霓喃笑了笑，“大叔，你这价格可是高得有点离谱啊！我租过勘测船，也才八千英镑。”

“我的船是去年冬天才买的，性能很好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快艇，语气非常自豪，“而且，小姐，我还得再请一名驾驶员，你可是需要日夜不停地在海上搜寻，这是很艰巨的工作。”

霓喃伸出五个手指头：“五千。”

船长脸色一变，跳下快艇，指着她：“你，下来。”

霓喃跳下船，继续游说：“你不用请驾驶员，我和你换着开。”

船长脸色更加难看，语气冰冷：“我是不会让一个女人碰我的船舵的！我不租了。”

“哎，等等……”

那大叔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并不是欲擒故纵。

她只得继续找船，可问了一大圈，船长们要么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船只没空，要么一听她要租用五六天且要夜以继日地航行就立即拒绝掉，而那些愿意租的，价格也是直接开到一万。

她决定再问三艘，如果还是不能找到更便宜的……唉，一万就一万吧！她拍了拍胸口，感觉某个地方在滴血。

“嘿，你要租船？”

霓喃回头，说话的是个很年轻的男人，瘦高个儿，皮肤黝黑发亮，一看就是常年在海上漂。

她点点头，眼珠子转了转，既然是主动找上门来的，那么——“五千一天。”

男人失笑：“小姐，你已经在码头上问了一大圈，五千？别做梦了。”他伸出大拇指与食指，“八千。我的船是搜救船，我想，比起快艇，它更符合你的需求。”

霓喃提出要先看看船再谈，男人同意了，领着她朝停泊点走。果真是一艘小型搜救船，出厂应该有些年头了，船身刷成鲜艳的红黄相间的颜色，特别打眼。

她跳上船，里里外外转了一圈，让男人给她介绍船的吨位、吃水量、主机、航行时速等信息，最后又让他发动引擎，她趴倒在地，闭眼倾听马达转动的声音。

男人笑说：“看不出来啊，行家嘛。”

霓喃站起身，伸出手：“八千，成交。出海至少五天。”

交了一千埃镑定金，约定明天一早起航，霓喃揣着收据离开了码头。

终于搞定了！她轻轻舒了口气，随即又皱起眉头，可是，四万埃镑呢！她从医院拿走的钱只有一万零八百埃镑，远远不够。

她伸手摸向脖子，扯出藏在衣服里的防水袋，掏出里面的那条项链，简单的银链上串着一枚镶银边的水滴形琥珀，润净澄透。

她拦了辆出租车，跟司机说了个目的地。

二十分钟后，霓喃站在一家店面前。这是一条禁止车辆通行的小巷，古旧的青石板路，两旁屋舍都是欧式建筑，黄昏的日光打在高高的门廊上，复古铁艺招牌上的“Antiques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这条巷子不长，却价值连城。这里的店面全是古董店，从外面看，每家店都

低调得近乎朴素，可霓喃知道，木门后的世界，熠熠生辉。

中世纪著名的旅行家伊本·巴图塔曾这样形容亚历山大港——集合世间之美，宛如珠玉一样的城市，世间所有的珍宝都聚集于此。

霓喃握着那条项链伫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推开身前厚重的木门。

十分钟后，她慢吞吞地走出古董店，神色失落。她边走边无意识地扯出脖子上的防水袋，摸着左下角空荡荡的地方，多像她此刻心里空落的一个角落。

心不在焉的她没有发觉，右前方靠墙而坐的年轻男人正眼睛贼亮地盯着她，下一刻，那人撑地而起，与她擦肩而过的刹那，出手如电，一把拽走她胸前的防水袋，然后，疾奔。

霓喃被拽得踉跄几步，但没有摔倒，她反应过来后尖叫一声“抢劫啊”，转身拔腿就追。

那人跑得极快，短短几秒，就与她拉开了一大段距离。

等等，抢劫犯是两个人？

她前面有两个人在奔跑，一前一后隔着不太远的距离。她头皮一炸，他们马上就上就到巷口了，如果一左一右分开跑，她到底该追哪一个啊？

出乎她意料的是，那两个人竟都朝着左边拐去。这下不用纠结了，霓喃松了口气，想加快速度去追人。但她毕竟刚出院，体力不如平时，等她跑出巷口，早就没了那两个人的身影。

她往前没跑多远，就看到左手边又是一条岔路。这一带多是这样的小巷子，横七竖八的，弯弯绕绕。抢劫犯熟门熟路，早拐得没影儿了。

霓喃不死心地追了好几个弯，最后一屁股坐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，抱着头，愤怒、难过、羞愧的情绪将她的眼泪一下子逼了出来。

霓喃你个大傻子啊！让你光天化日之下露财，别人不抢你抢谁啊！她在心里将自己痛骂了千百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一只手接在她肩膀上。

她泪眼朦胧地抬头，撞进了一汪深邃的海洋。

橘色的晚霞打在男人的眼角眉梢，他高高俯视着她的模样，宛如幸运之神降临。而他摊开的掌心里，是她失而复得的珍宝。

她接过防水袋，打开在里面拨拉了下，翻出那支录音笔时，她狠狠地舒了口气。